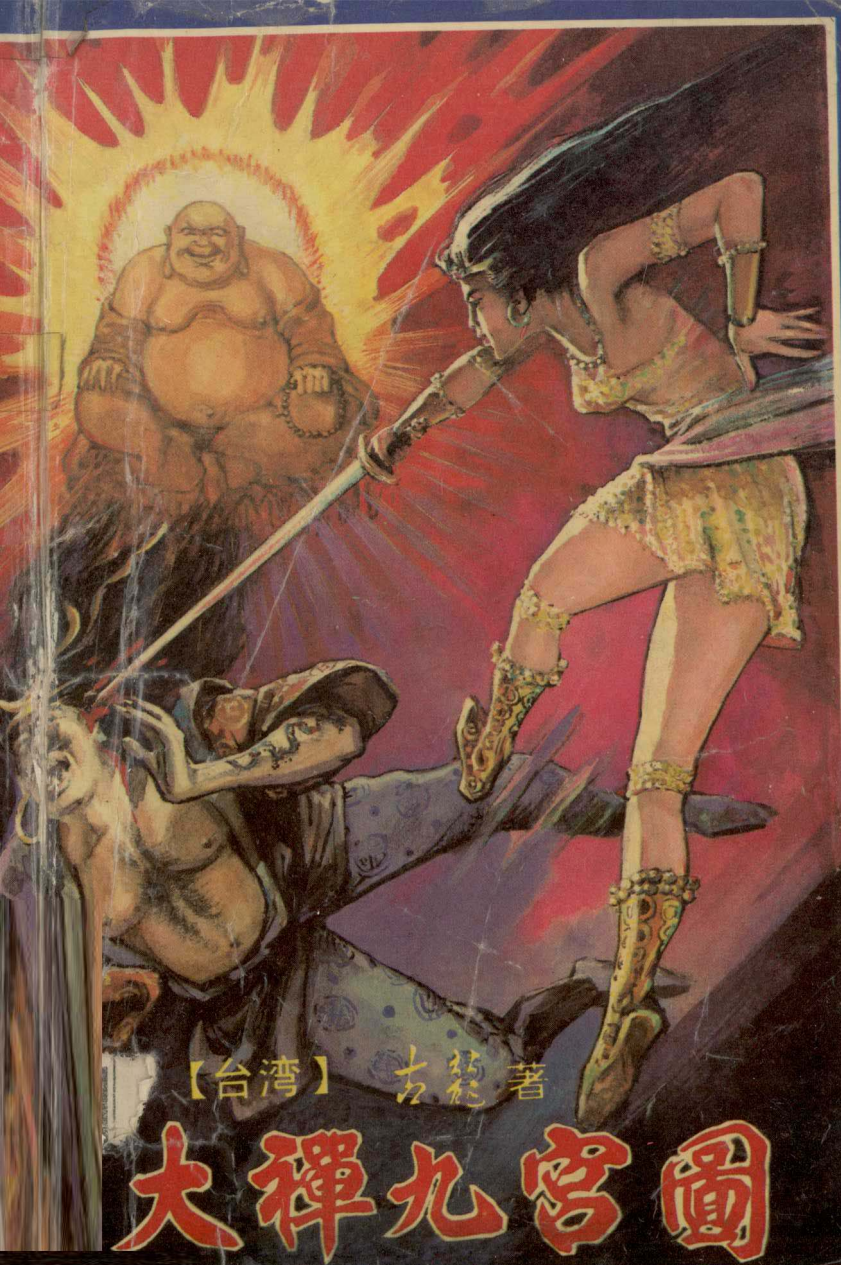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【台灣】 方純 著

大禪九宮圖

大禅九宫图

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市龍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第九章

塞外双屠

狂道乔通玄一掌劈飞小阎罗手下后，放声狂笑，这笑声异常难听，宛似夜鸟啼空，与其说他是笑，毋宁说哭还要来得恰当些。

小阎罗蒲之奇恶念陡生。在狂道乔通玄笑意正浓时，蓦地欺身，两手猛扬。

只见皓月光辉下，数十个彩色花球向狂道周身飞去。

蒲之奇打出的手法真怪，这数十个花球有半数急于电旋星射，其余一半作不规则弧线缓缓飞去，手法之奇，甚为罕见。

飞花手陆逢春暗对南瑞麟说：

“只怕狂道要遭殃了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但见狂道乔通玄笑声突然止住，两双鼠目睁得浑圆，袍袖霍地疾挥。

只见一连串波波脆响，迸成满天花雨，红黄蓝银，五色缤纷，成伞形飞散。直似年节焰火，煞是好看。

突然狂道乔通玄一手掩目，厉叫一声，一手指着小阎罗蒲之奇骂道：

“小辈，三日后祖师爷不叫你死无葬身之地，誓不罢休。”

说后，身形倏望大石桥下溜去。

蒲之奇嘿嘿冷笑道：

“少爷等你好了。”

那被狂道乔通玄劈下桥去的小阎罗手下，早被同伴救上，浑身血污，气息奄奄。

小阎罗蒲之奇见了皱皱眉头，喝声：

“走”，当先望镇上掠去。

南瑞麟在小阎罗蒲之奇打出暗器花球时，一直均注意着，连眼皮瞬都未瞬，只看出其手法诡奇非常，可也无法瞧清狂道乔通玄是怎样受伤的。

飞花手陆逢春瞧见南瑞麟有点疑惑不解，遂笑道：

“蒲家寨之所以能威震绿林，执天下半数黑道之牛耳，其本门之武功，确有其独特不同之处，不然怎能令绿林道慑伏，小阎罗蒲之奇得其伯父八爪龙叟蒲胜一身所学，虽然未达炉火纯青阶段，但在武林中已非一般人可望其项背，方才他所用的暗器，陆某早听人言蒲之奇有此毒辣暗器，但

未见一用，现在施在狂道身上，只怕是头一次。”说着，微微一笑，又道：

“陆某蒙江湖人士抬爱，安上一个“飞花手”名号，也就是以用暗器著称，不过与他那手法，却有令人愧不如之感……”

南瑞麟接口笑道：

“陆大侠何必故作违心之言。”

陆逢春正色道：“陆某从不对旁人妄加推许，此言是实，他那种阴阳手法实有巧诡不可思议之处，惟其陆某也是个中人，才能测出玄妙，他那两手发出共是二十四粒，右手打出的用是猛劲，左手打出的是用柔力，这种暗器名叫“子母鸳鸯”，只能闪避，不能格阻，因为一经阻力，弹身爆开，内有四十九支细如牛毛，灰白色之毒针便似暴雨般进射出来。”

说着轻叹了一口气，南瑞麟猜不出他为何叹气，只见他又道：

“乔通玄也是自恃过甚，用力劈飞，不料这样一来，正中丁蒲之奇毒着，因为他将前面鸳鸯弹震破，弹壳里层涂有一层特制的磷硝，迸出五色彩焰，将牛毛毒针掩蔽，打上身来已是不及，那迂缓飞出的“子母鸳鸯”也愈飞愈速，在前弹爆破时，已自打着躯体，看来，狂道的左眼是保不住了。”

南瑞麟恍然大悟问道：

“那么陆大侠为何叹气呢？”

飞花手陆逢春微微一笑道：

“咱们黑道中人，也是一样钩心斗角，无不损人利己，小阎罗既是不存好心而来，藉人之力对他惩治一番，岂不是称心快意之事。”

南瑞麟哈哈笑了一声，也不置话，两人就在这月华似水，习习清风中，漫步踏尘回去。

一夜过去，旭日东升。

从大石桥镇去卧龙山庄途中，武林人物络绎不绝。

炎暑盛夏，火伞高张，万里无云，一丝风都没有，众人浑身汗如雨。一路上不少人袒胸露腹之人。

南瑞麟一袭绸衫，一肩行囊，安步当车地走去，小阎罗蒲之奇存心结交。弃马步行，两人欢洽无间。

南瑞麟是个心地淳厚之人，小阎罗蒲之奇既是决意下交自己也不好意思拒人千里之外，一路行来，南瑞麟只觉小阎罗心地不恶，不如外界传言之甚，那知蒲之奇善于掩饰，巧言饰非，南瑞麟涉世未深，怎不堕入其中。

卧龙庄外，榴红似火，开得满山满谷，红丝相间，缀成一片美丽的图案。

白河源头，古木葱郁中隐着个大一片庄院，书阁雕梁，甲第连云。

南瑞麟与小阎罗蒲之奇等人，被庄中礼宾管事引往一座宾馆，这是一列三间精致小轩，房内陈设极其考究，户外一泓水池，大理石桥拱跨其上，水面荷立亭亭，正当盛放之时，清香沁人，轩内窗帘俱是绿纱碧龙，步入其内，荫

静凉爽，不禁暑意全消。

南瑞麟念着樊氏双姝，虽急于一见，可在小阎罗蒲之奇面前不便说出，更羞于出口询问庄中的人，不觉形于颜色，蒲之奇看在眼内，笑问道：

“南少侠何事烦恼？”

南瑞麟脸上一红摇头答道：

“小弟无事值得烦恼，不过另有所属罢了。”

蒲之奇淡淡一笑，心内不由对他起了狐疑之念。

又是一天过去，夕阳卸山，彩云流霞，清风徐来，渐渐夜幕低垂，天边第一颗寒星出现了，继之皓月东升，清谈光辉笼罩着这个卧龙山庄，使人有说不出幽美之感。

南瑞麟独自一人徜徉园径中，突见一小童疾走而来，到了自己身前停住，四面张望了一眼，低声问道：

“是南公子吗？”

南瑞麟见这小童，才不过十岁左右，观其矫捷的步法，武力颇得真传，人也清秀，不禁生了惺惺相惜之念，拉着他的手笑道：

“不错，是我，小兄弟找我有何事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那小童忽虚了一声，道：

“南公子请低声，谨防有人听见，恐为公子带来杀身大祸。”

南瑞麟听得毛骨悚然，惊出一身冷汗，暗想：

“有什么人要加害于我真猜他不出”，只听那小童说道：

“我叫赵秋，南公子以后叫我秋儿好了，庄中管事方才

接到陆三爷飞函，才知道南公子是敝庄之友非敌，获信较迟，将公子安置在蒲之奇一处，造成大错。”

南瑞麟诧道：

“这有什么大错呢？”

秋儿摇首答道：

“我只知道蒲之奇此来，暗藏有什么诡计，所以他们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着，连南公子也不例外，此时南公子逃出，反而引起他们起疑，所以陆三爷命秋儿来通知南公子谨防他们，千万不要被蒲之奇利用。”说着，秋儿忽有所觉，一闪身便掠入花丛中隐去。

南瑞麟亦有所觉，佯作昂首赏月之态。

此时似水月华，泻地成银，园中景物清澈无常，遥望散落在园周宾馆，灯光如明，人声喧哗。

小阎罗蒲之奇在南瑞麟身后丈外，矮树从中走了出来，面上尚留着一丝狞笑余影。

在蒲之奇对这少年人看法，从福记客栈飞花手陆逢春与南瑞麟相交莫逆情形看来，猜出南瑞麟必是卧龙山庄上宾，他满想从这少年人身上，来施展他本身阴谋。

可是大出不然，一抵达山庄，竟与自己所料相反，而将他安置在自己一处，无疑问地内中定有蹊跷。

“只怕是飞花手陆逢春有意安排他来监视自己吧？”他恍然大悟，当然在三间小轩周围，卧龙山庄暗中密布，怎逃得出他的眼下，他认定了南瑞麟必是樊犀爪牙，何况南瑞麟是陆逢春师叔，不禁暗暗咬牙。于是他暗随着南瑞麟

身后，好探清底细。

此刻见小童与南瑞麟低声密语，越发证实了小阎罗蒲之奇的疑心。

他又怎么想到自己身后，又有人跟踪呢？

飞花手陆逢春最深沉机智，与小阎罗蒲之奇两人，都是个中能手，瑜亮并称，他对南瑞麟蛋赌解厄成全威名一事，铭感于心，可是也不能以私恩害及卧龙山庄，因为他也没瞧出南瑞麟是何来历。

虽然也从南瑞麟口中获悉，这少年是赴庄主二位掌珠所约来的，但也许这少年也是腹中藏有阴谋，借机进身，这关系太大了，不得不有所预防。

因此，他亦未飞报樊氏双姝，有意安排一个诡计，这是对南瑞麟有惊无险的，以测出小阎罗蒲之奇通盘阴谋，不然，他岂不是陷害南瑞麟于万劫不复之地，于是他放下了围棋中的一角劫棋。

这个劫眼，就是南瑞麟。

世态变幻无常，人为的巧合，到处都是，种种的因素，造成了南瑞麟日后尴尬的局面，可怜他，尚不知道。

小阎罗蒲之奇在背后现身走来，南瑞麟撒转面来，口中微笑道：

“少庄主，你怎么也出来了！”

蒲之奇在小童赵秋突然离去，便知南瑞麟已有所觉，便故示从容大笑道：

“南少侠，好雅兴呀，一人独自躲在这处赏月，怎不邀

请蒲某？”

南瑞麟微笑道：

“在下见少寨主与贵寨手下，正在酒酣兴浓之际，未便邀请，所以独自出来了。”

小阎罗蒲之奇心笑他装得这么象，便道：

“蒲某有一事不明，敢请少侠赐知？”

南瑞麟一怔，诧异道：

“少寨主有何事下问，力之所及，无不明告。”

蒲之奇眼蕴异样奇光，淡淡一笑道：

“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，只是少侠既为陆三爷师叔，何不延入内庄，反与蒲某同在一室，这一点蒲某百思不解？”

南瑞麟朗声大笑道：

“少寨主你误会了，在下与陆大侠也是昨日相识，倾谈之下，从师门至交渊源中，陆逢春才认在下师叔，这是无意的巧合，不想替少寨主种下了疑虑之由！”

这番话是南瑞麟一无城府，坦诚相告，不想更增加了蒲之奇疑心，只“哦”了一声道：

“原来如此”，便止口不谈，两人漫步在小径，谈了一些不相干的事，回到原来小轩内。他与小阎罗蒲之奇同室，而并非是同榻，他道了一声疲乏，先行一榻安睡。

小阎罗蒲之奇踱入邻室，与手下谈论一路而来的所见所闻。

月色斜照榻前，映得此间精致小轩有一种说不出甜静的美，逗人遐思。

他心想：

“现在她们应当知道我来了。”

她们二字正是他为之朝思魂绕的樊氏双姝。

此时，他盼望她们光临轩中，剪烛清谈，那该是多么有意思的事啊？

正在绮思遐想时，忽然见邻室中有人说：

“少寨主，你知道吗？听说淮阳六霸被人废了。”

“这早在我意料之中，六个草包怎做得了大事，樊老儿什么事都做得出，又老奸巨滑，恶钟魁纪太秋鬼主意，那还不被他瞧出来”，小阎罗轻声回答。

“恐怕不是樊老儿所为，据说淮阳六霸昨晚走出庄外，在一小山神庙前被杀，六人首级均无，庙前壁上尚留着红鹰会独有的刀头滴血标记，毫无疑问这必是红鹰会所为。”

南瑞麟听得猛一震，不禁凝耳静听。

只闻蒲之奇低笑一声，道：

“焉知不是樊老儿借刀杀人之计。”

“这未必然吧！听说庄中有一位姓胡的好手，昨晚独居室中，也是为红鹰会所杀。”

但听蒲之奇哦了一声，道：

“怪不得樊老儿这几天称病不出，想是为了此事之故，使淮阳六霸在他地面上出事，恐怕恶钟魁纪太秋将来要大兴问罪之师，这样说来对咱们更有利。”

南瑞麟听得暗暗心急，蒲之奇果是存着诡谋而来的。

忽然窗前一淡影如飞掠遇，南瑞麟立时惊觉，穿出窗

外，只见月色之下有两身影，一前一后，望庄外掠去，身形无比的快。

观察出随后的人影，正是那小阎罗之奇，他既惊讶小阎罗惊觉之灵敏，又诧异这卧龙山庄为何没有暗机随着，他现在可没有心思想这些，脚步一动，立即赶上前去。

才出得庄外，迎面香风一闪，眼前闪出一张俏丽无比的面庞。

那正是娇憨天真的二小姐樊玉莲，着一装紫色罗衣，执着一柄利剑，似嗔似笑的凝视着南瑞麟。

他那一身紫色罗衣，迎风拂动，玉蟾辉映下绰约生姿，仪容万方，疑似姑射仙子下凡。

南瑞麟只觉一阵耳热心跳，喃喃地说不出话来。

樊玉莲嫣然一笑，道：

“我和姐姐早知道你来了……”

说到“你”字声音放得很低，涵蓄着有异样的情感，南瑞麟可是一阵卜卜心跳，她接着说：

“家严这次称寿，有万不得已的苦衷，这个你将来会知道。如今卧龙山庄正在风雨飘摇之中，强敌环伺，愚姐妹这几天已是心疲力乏……”

南瑞麟接口说道：

“有这等事吗？二位姐姐如小弟效劳，在所不辞。”

樊玉莲含情脉脉地望了他一眼，摇首道：

“这个无异置你于死地，只求你这几日，千万不可说出与愚姐妹相认，就算帮了大忙了，我们过几天再相见吧”！

说着，娇躯一晃，飞鸟般向庄内闪进。

南瑞麟被她说得只觉脑中惘然糊涂，怔怔望着她逝去的身影，无声叹了一口气，心想：

“我非要寻出蒲之奇追赶的那人真像不可！”想定，便一展身形，向蒲之奇追赶的方向掠去。

这卧龙山庄位在伏牛山脉旁支，满是浓厚的森林，南瑞麟不觉接近森林深处，古木参天，蛇兽出没，林中不时发出怪兽鸟啼，月光在草隙中射入，分外感觉到一种阴森恐怖。

林中不辨方向，尤其是在月上中天时，倘须从月光分辨南北东西，几乎是绝对不可能，因为树林遮蔽了整个天空。

于是他失去了目的，只在森中乱窜，差不多过了半个时辰，好不容易出得这片遮蔽天日的森林。

月色遍地如银，他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，眼光所及，赫然一座小庙显露在山坡前，不禁大喜过望于是向那座庙后踱去。

这是荒庙半颓的庵堂，南瑞麟在庵堂，隐隐听见两人争执声，他在门旁视探，只见两人南北席地而坐，貌像似乎奇特，年纪已不小了，从他们的发须颜色，测出大约六旬开外。神案上燃着一支小灯，昏茫的灯光不时摇晃着。

只听面南而坐的那人说道：

“小弟化了两日两夜的功夫，还是查不出樊老儿把这东西藏在何处，昨晚红鹰会派下多人庄内现踪，小弟趁机在

藏宝库中探查，不料几乎险遭毒手，今晚也是一无可获，看来我们徒劳心机了。”

南瑞麟听得心中狐疑不解，究竟他所说的是什么东西呢，如果是唐貌宝甲，一定穿在樊泽身上，显见不是宝甲，而是另外一件东西。

面北而坐的那人意似不信，两眼翻了一翻，嘿嘿冷笑一声道：

“这话有什么人信你，谁不知你鬼手神偷，一人出山，决不空手而回，你敢骗我，那有得你好瞧的。”

“哈哈，小弟早知道骗不过你”，那人又干笑了一声，接着道：

“其实小弟费尽心机得来的这样东西，可能是樊老儿一时糊涂，随便丢置一角，只怕就是我们所想的那件东西”，说着，掏出一物，四四方方。

南瑞麟藏身在门后，蚊蚋不时侵咬他的头面手脚。他不敢略有移动，怕带出轻微的声音，给二人警觉，那就大事不美了，强忍的痒痛。

假使殿内有月光射入，非但二人面像看得极为清楚，连妙手神偷手中那块四四方方的东西，也一目了然了，现在只见妙手神偷不停地在那块东西上摩擦，一阵摩擦后，便放在对方手上笑道：

“公孙老儿，你瞧瞧看，这东西有什么奇怪之处，方才小弟溜出庄外时，只觉有人在后，小弟故意引错方向才脱身，可见这块东西大有来历。”

那姓公孙的老者接过后，仔细观察了一阵，便凝思不语。

正在此时，殿外风快地掠进一条身影，只见这人两手暴伸，电光石火地向公孙老者手中夺去。

这种变生不测，突如其来的情况之下，任谁都不能防备，无疑问地那公孙老者也非弱者，左足一弹，全身望右一翻，左手已出，疾如电闪地向偷袭那人腕脉扣去，口中大喝道：

“什么人，敢暗害老夫？”

那偷害之人未料他应变如此之快，扣腕飞来的手式竟是那么奇诡难解，忙将双臂一撤，顺势向旁窜了开去立定，嘿嘿冷笑不停。

南瑞麟暗中瞧出那是小阎罗蒲之奇。

只见小阎罗蒲之奇冷笑一阵后，沉声道：

“你们到手之物不知来历，又有何用，反不如送给我蒲之奇，他日事成后，彼此分享岂不是好。”

南瑞麟更加糊涂了，简直莫然其妙。

只听妙手神偷笑道：

“原来是蒲少寨主，老朽许青，这位是神行无影公孙一丁大侠。”

蒲之奇心中为之一惊，因为妙手神偷及神行无影号称江南二神，武学造诣绝奇，心智更是过人，忙笑道：

“两位大侠来此卧龙山壮，据在下猜测，也是为着这个问题吗？”说着，虚空划了几下。

南瑞麟看得不甚明白，心中焦急无常，又不敢稍稍移动，以期看得真切，他初涉江湖，对江南二神名字，一点印象均没有，现在畏惧的，就是小阎罗蒲之奇，若被他察觉，将惹下杀身大祸。

妙手神偷呵呵大笑道：

“好小子，蒲胜有你这跨灶之侄，足以自豪了，可惜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不能合作奈何？”

小阎罗蒲之奇朗声一笑道：

“两位大侠如信不过，在下也不敢勉强，只是许大侠到手之物，恐怕是膺品吧！不然何至于如此轻易到手。”

许青及公孙一丁闻言都是一震，心知蒲之奇所言非虚，公孙一丁干咳了两声，道：

“蒲老弟，你别听那许老偷的话，这种事合则两利，分则改，不妨姑且一试，你敢保证令伯父不会食言，则老夫两人与你合作到底，只是你说此物是膺品，不知有何根据？”

小阎罗蒲之奇阴阴一笑道：

“两位大侠世居江南，只听传言，语焉失真，此物除得樊犀本人外，只有在下极为清楚。”说此倏然顿住，双目露出神秘的光芒，道：

“公孙大侠你敲敲这块东西，如果发出金铁响音，那就是假的。”

果然公孙一丁捏住那块四四方方之物，戟指一敲，铿然作响，显然是假的。

妙手神偷许青大叫道：

“不是蒲老弟说明，险些老夫受愚……只是怎么是真的，请老弟说说看。”

小阎罗嘴角抿了一抿，笑道：

“昔年葛巾士樊犀与其他俩人在龙西为盗时，所获礼物均置于敦煌石窟中，有日，在另一石窟中偶获一张大禅九宫路径图，及一纸羊皮卷，此羊皮卷上仅绘得一尊老僧，一手问心，一手指在所绘的九宫路径图，除此以外，别无一物，三人均莫明所以，樊犀聪明，知二物必有其故，若不是神门重宝，亦必是武学秘笈，关键就是这“大禅九宫路径图上”，遂暗起毒心，将同伴两人，共击毙掌下，另一震堕百丈悬崖……”，说此一顿，微微笑道：

“不料天不从人愿，此人堕下悬崖后，幸能不死，可是功力尽失，这详情就是他与在下详说才知道，当时在下闻及，也不明这绘像为何而指，后来家伯获得万法归宗下册，书上也有一具绘像，经这人指点，与樊犀所获的羊皮笈上所绘的相同，在下恍然大悟，那卷羊皮笈绘像所指的大禅九宫路径图，定是寻得：‘万法归宗’关键……”。

南瑞麟听得津津有味，顿时忘却了蚊蚋嚼咬之苦。

妙手神偷许青笑道：

“想必令伯所有的‘万法归宗’下册，也是从敦煌石窟获取的。”蒲之奇面上一红，道：

“不瞒两位大侠，家伯也是根据这条线索，费时三月，想那敦煌石谷蜿蜒曲折，不知费却若干艰苦，才寻得这本‘万法归宗’下册。”